

浮 想 录

陈旭麓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写在书前的话

二十年前的十二月一日，傍晚六点十五分，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刚坐在餐桌旁，端起饭碗，还没吃上几口，突然感到不适，站起来说了声：我感到难过……便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真是晴天霹雳！从此我们失去了亲爱的父亲。

二十年过去了，父亲的身影时时伴随着我们。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和生离。在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禁回忆起许多往事。

父亲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曾说：“旭麓是可与深交的朋友，可以切磋学问的同道。可以畅谈身边琐细、学术问题直至国家大事。他疾恶如仇，从不阿谀逢迎，从不作违心之言。遇不平事，不管是对自己对他，辄拍案而起。”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历经磨难，但忍辱负重，把一切都默默地压抑在心头。在我

们年幼时，父母亲很少和我们谈起他们的境遇，我们懂了，恰逢那场浩劫来临，我们目睹父亲的遭遇。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关进了“牛棚”。与父亲相濡以沫二十余年的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父亲无法照料她；年迈的祖母被遣返回乡，父亲也不能和她话别；一个个子女到千里之外去“插队落户”，父亲也没能相送……噩梦终于渐渐过去，父亲被“落实政策”后，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精力都倾注在学术、学生和子女身上。他废寝忘食地工作，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四人帮”粉碎后，父亲的心情大为改观，他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又使他陷于苦闷之中。不知是他的臧否好恶、坦然可观的性格惹怒了某些人，还是他在学术上取得愈来愈多的成就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不时有明枪暗剑向他袭来，还制造了许多荒诞事。父亲从一九五五年就开始带研究生，一九七八年后又连续招生了七届，可是，到我父亲离开人世，有些人还不肯把“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授给他。幸好各地学术界的许许多多长者和友人给予了他理解和深深的同情与支持。父亲的最后十多年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度过：既为日益宽松的学术环境而兴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激情；又不时被一些莫须有的骚扰弄得心绪不宁，常常在我们面前倾吐烦恼。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转折。

改革开放的大门渐渐开启，学术界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以往的种种观点开始质疑，新的见解层出不穷。勤于思索的父亲的思想从未这样活跃过，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文章和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父亲日夜忙碌着，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断地思考，写下一篇文章，但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培养学生上。在他的案头、床边，总堆着一叠叠学生的文章和书稿，他一遍遍地看，不时找学生来谈话，有时还亲自动笔修改，甚至还帮助推荐给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社。他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为了学生，不得不一一推延。我们曾一再劝他，把这些“杂事”放一放，写自己的东西。父亲总是笑笑说，今年再帮他们看一年，明年开始写自己的书。可是，到了来年，他仍然埋首在一叠叠学生的稿件中。

这段时间，父亲尽管为他人、为学生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询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他随时把自己的点滴心得记在小本子上。他对我们说：这些将来写文章有用。这一段段话，是他的思索和见解。今天看来，在当年思想的禁锢还未完全打破之时，能提出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充分显示了他的胆识。在他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重读这些短语组成的《浮想录》，使我们对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此，我们要对父亲的学生表示由衷的感谢。父亲一

生培养了无数的学生。他曾说过：子女和学生分别延续着他的生命和学术，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学生胜过子女。事实也是如此，他给我们带来了父爱，但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学生的身上。而父亲的那些学生，至今对我们的父亲念念不忘，秉承父亲的遗志，在学术上作出了愈来愈大的贡献。他们还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父亲的遗著，特别是熊月之、周武、杨国强等人，父亲逝世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包括这本《浮想录》，都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

父亲一生简朴，饮食和衣着都很随意，他没有什么享受，甚至还未走出过国门。如今我们都长大成人，过着父母期望我们过的生活，现在我们有条件孝敬父亲了，但父亲已远在另一个世界，无法领受我们的孝心。当年我们经常劝阻父亲喝酒，而今他在另一个世界，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了。每年清明，我们总是买了最好的黄酒，洒在他的墓前，任他痛饮。在那个世界，父亲一定能畅所欲言，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明年清明，我们将会带上这本《浮想录》，送到他的墓前，再次寄托我们的思念。

陈林林 陈 思 陈 克 陈 辛 陈 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目 录

写在书前的话 / 1

浮想录 / 1

一九七七年七月 / 3

一九七八年 / 5

一九七九年 / 14

一九八〇年 / 21

一九八一年 / 31

一九八二年 / 35

一九八三年 / 44

一九八四年 / 52

一九八五年 / 64

一九八六年 / 91

一九八七年 / 120

一九八八年 / 141

诗词 / 167

黔灵山寺中戏着袈裟摄影 / 169

所里病中 / 170

乌江船上 / 171

次韵钟诵余兄见赠——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 / 172

离重庆 / 173

书斋置菊花一盆晚移檐前 / 174

船泊奉节 / 175

船自三峡下泊武汉重游黄鹤楼 / 176

病中感杂 / 177

赠李新同志 / 179

赠研究生 / 180

游八达岭 / 181

泛舟西湖 / 182

扬州之行四首 / 183

鹊踏枝·中秋之夜寄李新同志 / 185

悼鸿逵 / 186

鹧鸪天·一九六九年去沪郊夏收 / 187

渔家傲·国庆二十周年 / 188

偶书 / 189

送辛儿赴江西插队 / 190

闽夏纪行杂诗 / 191

悼念周总理	/	194
沪粤车上口占	/	195
一九八〇年春节有感	/	196
游西樵山	/	197
还湘杂咏	/	198
访金田水库	/	200
无题二首	/	201
重访修文中学志感	/	202
黄果树观瀑布	/	203
瓜洲口占	/	204
参观南海康有为故居题诗	/	205
访问黎里柳亚子故居	/	206
游乾陵(高宗与武则天墓)	/	207
成山头观海	/	208
游天子山	/	209
除夕咏雪	/	210
皖行咏史	/	211
附录	/	213
陈旭麓先生的一生	熊月之 /	215

浮 想 录

一九七七年七月

1

神话,是神的人化;英雄,是人的神化,所以英雄的历史往往与神话共存。

2

科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科学领域不断扩大,宗教的圈子就越来越狭小。但是在真理受委屈的时候,宗教意识仍会飞入广阔的生活领域,变为狂热。

3

作者把思想变为语言,读者把语言变为思想,似是而非的语言容易揭穿,要破除人们习非成是的思想却要困难得多。

4

消除隐患,始终要放在政治斗争的视野之内,但是隐患之来,常常在你的视野之外,及至变为明患,才知道它是隐患。

5

史识是治史的眼睛,这眼睛告诉我们,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要被评论家所捉弄。

6

“今日适越而昔来”(《庄子·天下》),抹煞昨天和今天的差别。

7

历史之所以为科学,一是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以事实为基础,歪曲事实,就没有历史科学之可言。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

8

历史上已宣告走不通的路,但总是有些人仍要去走。

一九七八年

9

事物是常新的,千变万化的,如果我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它、分析它,而是死抱着我们的导师们一百年、几十年、十几年前每一句话、每一个具体论点去观察和分析变化无常的事物,要变化的事物服从那一两句话,那必然会闹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10

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现实总有历史的影响,谁要割断历史,就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11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不好混淆的,太

现实主义了,就塑造不出典型来。如果把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变为政治、经济生活上的措施,那就会把事情弄得很滑稽,带来灾难。

12

在批判会上有两种激昂慷慨的声音,一种是本来对这个人或事有意见,一种却是与这个人 and 事有密切关系的,后一种声音往往比前一种声音还要大,还要激昂。

13

当旧世界将要崩溃、新世界还未诞生或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代,是最富于幻想的时代,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的中国。

14

近代中国的革新运动,许多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由于内因的不太成熟,往往是生吞活剥或者半途而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著名原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创见,但他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期经验和鸦片战争以来新旧斗争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15

“尊孔”曾经长期是人们的敲门砖，后来“反孔”也成了某些人的敲门砖，门虽不同，要求进身则一样。“四人帮”更把自己装作“反孔”的天使，拿着“尊孔”的砖头抛向他们视为仇敌的人的身上，还不是为了要把自己送上云端！

16

历史学看来是探索过去，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现在与未来，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永远只知道历史就是历史。

17

中华民族有过自大，也有过自卑。自大看不见世界，以为自己就是世界；自卑则不敢看世界，以为外国都是高插云霄的珠穆朗玛峰。今天，也只有在今天才可以去研究和认识世界了。

18

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必然爆发革命，解除束缚；另一个方面，革命胜利了，解除了对生产的束缚，必然要发

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没有大的发展,革命后的政权就不能巩固。

19

开辟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即使功罪互见,毁誉不一,总是抹煞不了的。等而下之,如在一个领域或某一点上能独辟蹊径,也比那些抱残守缺的人高明许多。

20

近代中国思想界,一边向西方学习,一边又向佛学吸收养料,借佛学来充塞自己的精神,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人都不例外。但有的人是在碰了钉子后从佛学中去寻找慰藉,如龚自珍、严复等人。还有梁启超、胡适一类人则是把佛学当作学理去研究的。

21

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从猿到人的突变,距今已有几十万年以至百万年了,人的身上还有猴气,再过几十万年,只要仍然是人,猴气也许还是要留存于人体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蜕变过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想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痕迹,或者硬要把社会主义说成纯之又纯,不允许它有资本主义的残余,那是否定人身上还

有猴气的玄学。

22

未来,永远是一个任人驰骋思想的天地。但不管是宗教家的想象、思想家的想象、艺术家的想象,还是科学家的想象,他们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不管有多么玄妙,都不可能超越他们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范围。

23

当代的母亲忽然分娩出几十万年前遍身长毛的猿人孩子来,名为“返祖遗传”。在人类社会,久已逝去的历史镜头忽然再现,比自然界的“返祖遗传”要多得多。

2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此,竟有人会说它是毒草,也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习惯了以思想为标准,以语录为标准,不知思想和语录是经过实践检验来的,或者正在经受实践的检验。

25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这是苏轼《游

金山寺》诗中的两句,意思是说闻金山下长江的潮头有一丈高,现在天寒水枯,沙岸还留下了一道道痕迹。社会现象也不例外,在革命浪潮冲击之后,人们的思想上也留下了一道道无形的痕迹。

26

政治家看到的是地平线上的东西,哲学家看到了地平线以外的东西,历史学家记下了地平线上的东西,但要把视野从地平线引向地平线以外。

27

十六世纪欧洲的探险家出发时都有特定的目标,但得到的往往却是不同的发现。

28

神圣与魔鬼,巨人与侏儒,虎豹与虫豸,都只有在大变动中才能显现出来。

29

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客观主义,如果连客观事实也不尊重了,就会导致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资料和歪曲历